

生日温暖

□ 薛玉富

我是个对时间概念比较敏感的人,对于要纪念的日子,我肯定不会忘记。记忆中的孩提时代,每逢我的生日,奶奶和妈妈总是不忘给我煮个鸡蛋并嘱咐我一定要躲在门拐角处吃掉,说这样吃记忆力就会特别强,念书聪明。那时的我没有想过大人们的话是否正确,只是按照她们说的躲在门后,津津有味地吃着那个属于自己的鸡蛋。物质匮乏的年代,鸡蛋就是我们唯一奢侈的生日礼物。

在生日鸡蛋的美味中,我走过懵懂的童年和青涩的少年时代。读书、工作,再后来为人夫为人父,日子过得酸酸甜甜。婚后二十年来,每逢有些特殊的日子,我们都只是象征性地去饭店吃顿饭,没有礼物,更没有鲜花。所以,对于每年的生日,我没有太多的期待,觉得生日其实如生命中其他日子一样,应该平静而平凡地度过,只不过那天日子有少许激动,又长了一岁,自己感觉应该增加些成熟稳重罢了。

早在几天前,亲人的牵挂和朋友们的祝福就已陆续翩然而至,心里悄然滋生的一股感动让我觉得这一天似乎有点与众不同,是啊,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我生日,早晨,我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微笑,笑容却僵硬在空气中,经历过许许多多之后,却发现自己连微笑的勇气都没有了。看着镜中黑黄的素脸和鬓角的数根白发,才蓦然发现,“45”是一个已经不再年轻的数字!它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个转角,还是人生另一个高度的开始呢?我不知道,但生命的年轮却那么真真切切的在我不设防间又深深地刻画上了一笔……

拉开窗帘,我站立着,视野里一片晴空,有些微凉的风,送来轻柔的惬意。我在风的语言里,思绪信马由缰,从不拒绝和掩饰自己,曾经很痴迷一场倾尽璀璨的烟花,它真的很像爱情,绽放的瞬间,充满勇气的灼热,充满渴望和期待。虽然终会幻灭,却有着无可比拟的绚烂。曾经把情感举过头顶,虔诚膜拜,可能是仰望的位置太高,无法触及,一不小心,累了痛了自己还伤害了别人。曾经很喜欢那份一直行走在路上,一种永远都不会到达终点的感觉。我是个深爱世界的人,在贫乏现实与丰沛梦境的虚幻之间,总喜欢选择在云端做梦,然而时光的深浅,是看不见的,却分外清晰,岁月的无情让我明白,我的梦不可以写在花瓣上,也不可能预期绽放,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好丈夫和父亲,更要做好一名监狱警察,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双脚坚实的行走里,度过岁月,渡过那些不可预知的挫折和难关。

开谢、重生、涅槃,岁月路上的坎坎坷坷,教导我们修行,既爱自己,也珍惜别人。四十五年了,不长也不短,不远也不近,生命就像是疾驰的列车,在定时和不定途中奔驰——爱与恨、笑与泪、失败与成功充斥,但不管如何,后面的路还很漫长,纵使有缺憾或不完美,也要将坚韧的生命延续。

还是柔柔的风,擦脸而过。正恍惚间,儿子的笑脸贴上来,政治处的祝福也飘过来,“生日快乐!”听着深情的祝福,霎那间,我的眼湿润了……

灯

□ 贾前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故乡正阳关因经济的落后电力供应不足,伴随我们那一代学童学习的大多是各种煤油灯,譬如玻璃罩灯、马灯……无论严寒或酷暑,每个掌灯夜读的晚上,它们微弱的灯光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直至今日仍让我难忘的是父亲手中提着的那盏马灯。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开始以至初中三年,我们经常去学校上晚自习课,回家时近十点钟了。那时因娱乐活动不多人们安歇得早,户外也没有路灯,到处黑漆漆的,不像如今的夜晚到处灯火通明。或许是因为当时年纪小,或许是因为平时听过的鬼魅故事太多,每次下了晚自习回到我家所在的老巷入口,我都感到十分恐惧!当时那个巷子两侧都是上百年的老楼房的墙壁,窗口黑洞洞的,白天都高大阴森,何况夜晚!有好多个下晚自习的夜晚,走到巷口我都是握紧手电筒,抱紧书包,一路狂奔回到巷子深处的家。父亲看到我的狼狈相,温和地鼓励我以后要胆大些。我虽然也点头答应,可是每次丑相都会重演。但有一回,当我又站在巷口正欲“故伎重演”时,忽然发现巷子深处有一盏灯,离我很远,闪闪的。是父亲吗?我疑惑着将手电的光束打过去,隐隐约约看到了父亲的身影!顿时我的恐惧感消失殆尽,只觉得那盏灯是那么明亮和温暖!那晚我从容淡定地走进曾经让我恐惧的深深的巷子,我知道有灯亮的地方就有父亲,就有温暖的家!父亲见我一路走来,欣慰地笑了,他的笑容在马灯的光亮里是那样慈祥!他默默地随手推开木门,手搭着我的肩膀一起回到了家中。

从此,每当有晚自习的夜晚,巷子深处都会有一盏马灯亮着,无论寒暑,无论雨雪!而我也就此安心地上课,从容回家。直到了后来我离开小镇去县城读高中,父亲的那盏马灯才光荣“下岗”。

如今,我已在省城工作生活多年,这里的夜晚永远都是华灯高照,夜如白昼,夜空也是灰蒙蒙一片,这让我怀念故乡小镇漆黑宁静的夜晚,繁星点点的夜空,以及曾经让我恐惧的老巷子。这些景物在家乡还可寻见,而乐观豁达的父亲已经故去。想起前几年每次回家小聚,听到我诉说遇到不如意的事时,他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我遇事不要气馁,为我打气加油,眷眷父爱难以言表。

我明白,父亲和他那盏照亮了我回家路的马灯虽然不在了,可在人生的路途上,父亲始终是一盏陪伴着我的明灯,他给了我无限温暖、勇气和光明!

美味螺蛳

□ 高国春

时下,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螺蛳又作为一道美食,成为我们安徽尤其是皖南黄山一带餐桌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螺蛳是“螺”的通称,一种软体动物,有硬壳,壳上有旋纹,主要分田螺和海螺两种。我国沿海一带主要以食海螺为主,而内地食用的通常都是田螺。

螺蛳生命力较强,池塘、河里皆能生长,可谓遍地皆是。由于多,螺蛳的价格自然不是很贵,带壳的10元可买2斤,去了壳也就7元左右1斤。可螺蛳味美香纯,深得人们的喜爱。

世上的事往往是好事多磨。吃螺蛳确实如此。螺蛳好吃,但做起来却要费一番周折。螺蛳买回来首先要放上几天,好让螺蛳把肚里的脏吐一吐。有时为了让螺蛳尽快把体内的脏吐完,还要滴上几滴麻油。如果带壳吃,得把螺蛳尾巴用老虎钳剪开,去掉杂物。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由于螺蛳既圆又小且滑,手握不住,剪起来就很难。一次,约几位同学来家里聚餐,本不想劳驾同学,可是剪了一会,手实在受不了,便请同学一齐上阵。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过

了一会,就有同学埋怨道:“螺蛳好吃,但真难弄。要知道如此就不吃了!”有此经历,以后干脆就从市场上买螺蛳肉回来做。其实,螺蛳肉洗起来也不简单。一次,母亲让我洗,我先去掉螺蛳屎,用清水过一遍就认为行了。没想到,却遭到母亲的一顿骂,说我真懒,会胡。原来,洗螺蛳肉要反复地搓,要去掉上面的粘膜,至少要七八遍才能过“关”。

螺蛳的做法多种多样。通常分带壳与不带壳两种。若带壳,主要是根据口味放调料,把洗净的螺蛳放到锅里,由于带壳,味道难进,所以煮时间要长。螺蛳肉可红烧,也可做炒菜,其中韭菜炒螺蛳肉是最常见的。不过,不论怎么烧,只有放上红尖椒,才能去腥,才能烧出味来,则是共同的。

红烧螺蛳肉,吃起来脆脆的、辣辣的、鲜鲜的、香香的,口感很好。带壳的吃则为更多的人所喜爱。一家人或亲朋好友围坐一桌,或用筷子或直接用手拿,一个一个地吸,边吃边谈,其乐融融。不过,我们在品味螺蛳美味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悟出生活的真谛:美好的生活是要靠劳动创造的!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2015年刊发的文章,没能收到稿酬的,麻烦联系 478702039@qq.com。